总　　论

第一章　训诂与训诂学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

学习训诂学，首先需要弄清楚“训诂”的基本含义。20世纪80年代初，当被遗忘许久的训诂学重返学术舞台时，人们对它已感到相当陌生和隔膜。训诂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问？“训诂”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即便是在学术圈里也鲜有人知。至于圈外有人把“训诂学”误读为“训话学”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知道大多数学科都是以其研究对象来命名的，例如语音学的对象是语音，文字学的对象是文字，语法学的对象是语法，等等。那么，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就是“训诂”呢？回答是肯定的。简单地说，训诂学就是关于“训诂”的学问。因此，凡是讲训诂学一般总要先从“训诂”一词讲起。

一、“训诂”溯义

“训诂”是由“训”和“诂”两个单音节词组合而成的合成词，它们在古汉语里最初是单用的，所以需要先把它们分开来加以解释。

“训”,《说文·言部》释为:“说教也。”段玉裁《说文注》云:“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孔颖达《诗·周南·关雎》正义云：“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陆德明《尔雅·释训》释文:“训者,谓字有意义也。”《字汇·言部》:“训,释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语源上看，“训”来源于“顺”，《说文系传·言部》：“训者，顺其意而训之也。”郝懿行《尔雅·释训》义疏：“训之为言顺也，顺其言而道之。”从前人的上述说法中可以看出，“训”的最初含义就是解释。古人所以把解释叫做“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人们在阅读中遇到难以理解之处就如同河水受阻，流通不畅，而解释就如同疏通河道，可以使意义的理解顺畅无阻。也就是说，“训”具有疏通文意，使文本的意义明白通畅的作用。二是因为解释是根据文本进行的，需要顺着原文的意义来加以解说，就象河水要顺着河道流淌一样。

“诂”，古书上也写作“故”，“诂”和“故”均源于“古”。“诂”有两种基本用法：一是用做名词，二是用做动词。用做名词的“诂”原本指“故言”，即古字、古词。吕忱《字林》云：“诂，故言也。”张揖《杂字》：“诂者，古今之异语也。”《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这里说的是古文《尚书》多古字、古词，司马迁为此曾向精通古文的孔安国求教过。又《扬雄传》：“《玄》（《太玄经》）文多故不著，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汉代大学者扬雄是一个好古之人，他写的《太玄》一书中多用古字古词，令人费解。因之，古人把对古字古词的解释也称为“诂（故）”，这是“诂”的动词用法。《说文·言部》：“诂，训故言也。”孔颖达云：“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进而又将这种解释成果（训诂材料）也叫作“诂”。段玉裁《说文注》：“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如《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鲁故》、《韩故》、《齐孙氏故》等就是对《诗经》所做的解释。可见，“诂”和“训”的基本含义是相同的，都是解释的意思。

“训”和“诂”两词连用，并称“训诂”（或称“诂训”、“故训”）始于汉代。作为合成词的“训诂”因其组合关系的不同，在词义上略有差异。动宾关系的“训诂”，其意义为解释（训）古字古词（诂），段玉裁“诂”字条注：“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齐佩瑢说：“故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故。”[①]并列关系的“训诂”，其意义可理解为解释。《汉书·艺文志》云：“《苍颉》多古字，

①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第 6 页，中华书局，1984 年。

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之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诂。”即对《苍颉》中的古字作解释。孔颖达言：“训诂者，通古今之异语，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辞海》对“训诂”一词的解释更为通俗：“解释古书中词语的意义。分开来讲，用通俗的话来解释词义的叫‘训’。……用当代的话来解释古代词语、或用普遍通行的话来解释方言的叫‘诂’。……”由此可知，所谓“训诂”，就是对古代文本词语的解释，或解释古代文本的词语。

需要指出的是，“训”、“诂”及“训诂”这些字眼，与解释古代文本的训诂实践并不是同步产生的，训诂也并不是最早用来表示“解释”这一意义的名称。“训诂”作为解释的专名，出现在汉代，而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训释古籍的实践。只不过那时不叫“训诂”，而叫“传”。“传”其实就是“训诂”前身，二者一脉相传，异名而同实。“传”作为名词读 zhuàn，本指驿站，或驿站的车马。古代传递公文、命令等信息的信使途中在“传”（驿站）休息，也以“传”（车马）为交通工具。《左传·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宗伯。”杜预注：“传，驿。”《汉书·高帝纪》：“（田）横惧，乘传诣洛阳。”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驿、乘传。”又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传”作为动词，读 chuán，意义为传递、传送。“传”的名词意义和动词意义显然是有联系的，都与信息传递有关。解释古书，就如同信使将彼地的信息传递到此地一样，将古书中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即把前代人（古人）的信息传递给了当代人（今人）。于是，人们便把解释古书（训诂工作）以及对古书所作的解释（训诂材料）也称为“传”。《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注：“读为经，传为训诂。”《汉书·古今人表》：“传曰：譬如尧、舜、禹、稷……。”颜师古注：“传谓解说经义者也。”《春秋谷梁传序疏》：“传之解经，随条即释。”《广韵·线韵》：“传，训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意思是说：解释古代语言叫做传，在这一点上，传和诂是一回事。先秦时代专门就某部书所作的解释大多名为某某传。例如：解释《诗经》的有《毛传》、《齐孙氏传》、《韩内、外传》，解释《春秋》的有《左氏传》、

《公羊传》、《谷梁传》,等等。

“传”之名源，与西方解释学一词的词源颇有相似之处。西方的解释学名为 hermeneutics，音译为赫尔墨斯学。该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其词根是 hermes。赫尔墨斯（Hermes）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神的名字，他是宙斯和女神玛娅所生之子，担任宙斯和众神的信使。他脚登飞行鞋，身穿长衣，往来于天上人间，专门负责向人间传达神旨。这位信使传达神旨时往往还要加以解释，以便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神的旨意。久而久之赫尔墨斯就成了“解释”的代名词，于是，西方人便把研究解释《圣经》等古代典籍的学问称为赫尔墨斯学。

通过追溯训诂名称的由来，不难看出，“训诂”这个字眼最原始、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解释。所谓训诂，简言之，就是解释古代文本及对古代文本所作的解释。

二、训诂的起因

训诂是怎样发生的呢？在人类历史上一种事物的产生总是和当时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事物才有可能产生和发展。恩格斯在分析科学技术发生的原因时曾经指出：这种社会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古代社会所以会产生训诂，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的人们阅读理解前代文本的需要。

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知识、经验的学习和传递，主要靠面授，口耳相传，这种学习方式局限性很大，其成果也十分有限。有了文字以后，人类知识、文化的传递和学习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前人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使之以文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另一方面，后人可以通过阅读文本，来了解和掌握前人的经验和知识。使人类的文化得以保持连续性，代代相传。历代人的经验和知识在各种文本中得到了最好的贮存，于是，阅读和理解前代的文本，就成了人们学习知识、经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件大事。然而，由于语言文字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后人在阅读古代文本的过程中往往首先会遇到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这就需要有人专门对古书中令人费解的古字古词进行解释，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文字方面的障

碍，比较顺利地理解古代文本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 训诂 ”便应运而生了。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陈澧曾在《东塾读书记》中对训诂的起因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 盖时有古今，犹地之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同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 ”由于古今时地的差别，造成了言语不通，所以需要通过训诂来进行语言上的沟通。孙诒让在《尚书骈枝序》里指出，比起常语（即当时社会上通行的话语）来，古书中的“ 雅词则诡名奥谊，必式古训 ”。就是说，由于雅词（古词）比常语深奥难懂，需要借助于训诂才能读懂。近代学者刘师培在《中国文学教科书 • 周代训诂学释例》一文中指出：“ 三代以前，以字音表字义，无俟训诂。然言语之变迁，略有数端。有随时代而殊者，如《尔雅》：‘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孟子》：‘ 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 ’是也。同一事物而历代之称谓各殊，则生于后世，必有不能识古义者，若欲通古言，必须以今语释古语。同一名义而四方之称各殊，则生于此地必有不能识彼地之言者，若欲通方言，必须以雅言证方言。且语言既与文字分离，凡通俗之文，必与文言之文有别，则书籍所用之文，又必以通俗之文解之。综此三故，而训诂之学以兴。 ”刘师培从三个方面指出了训诂的缘起。

总之，为克服因语言文字的历史演变所造成的解读古代文本的困难，是训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极为悠久，古籍浩如烟海的文明古国里，训诂有着十分久远、且世代相传的深厚传统。可以说众多的古籍正是借助于训诂才得以保存，流传至今的。训诂在保留和继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古代文化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什么是训诂学

在弄清了训诂的基本内涵之后，再来讨论什么是训诂学似乎就比较容易了。简言之，训诂学就是以训诂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但是，事实上长期以来在“ 什么是训诂学 ”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对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把训诂学跟一些学科混为一谈的事情是经常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的。下面通过说明历史上的训诂学与经学和小学的关系，今天的训诂学与词义学和解释学的关系，来讨论训诂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一、训诂学与经学

在训诂学史上，训诂学与经学和小学相伴而生，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训诂大师王念孙有句名言：“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说文解字注·序》）训诂学与经学和小学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说到经学，不妨先从“经”这个词的含义说起。《说文·系部》：“经，织从（纵）丝也。”①“经”和“纬”二者相对，指的是纺织物里的纵线。在纺织时，一定要先有经线，然后才能在经线上织就纬线。经线在纺织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经线是第一位的，无经线则无纬线，经定而后纬成。因此，“经”引申来指称具有指导性的、历久不变的学说、准则。《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杜预注：“经者，道之常。”《孝经序疏》引皇侃云：“经者，常也，法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在这个意义上，“经”和“典”是同义词。《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尔雅·释言》：“典，经也，威则也。”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早并最具权威性的经典，就是著名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原本是上古三代政治、文化史料的记载和汇编，但经过孔子的一番苦心编定和精心解释之后，被演绎成了集儒家的社会理想、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之大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所谓经学，就是专门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它是传统儒学的存在形态。换言之，儒学就是通过孔子及其传人对五经的解释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经学也是中国古代各种思想、学说赖以滋生的土壤，因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往往采用解经的方式来表述某种思想、观点。从先秦的孔子到汉代的董仲舒，

[1] 传世大徐本《说文》无“从丝”二字，清代训诂学家据《太平御览》《说文》引文补。

从宋代的二程（程颐、程灏）、朱熹到明清的王夫之、戴震，无一不是依托经典的解释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和学说的。由此可以看出，经学与训诂学，同属解释之学，二者在著述形式和解说模式上也如出一辙，均采用传、笺注、义疏、章句等样式。经学著作往往涉及训诂问题，而训诂著作大都是为解经而编撰的，或是对经书词义训诂资料的汇编，如：《尔雅》、《经典释文》、《经籍纂诂》等。因此，看上去经学和训诂学似乎象一个连体儿，难分难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训诂学家往往也是经学家，如东汉的许慎。许慎立足于文字的形义训诂，强调“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说文叙》）。许慎说文解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阐明经义。翻开经学史和训诂学史的论著，会发现它们往往不约而同地提及相同的学者和著作。许多训诂学著作同时也是经学著作，如：《公羊传》、《孟子义证》等。在这类著作中究竟哪些部分属于训诂学的内容，哪些部分属于经学的内容是需要仔细加以区分、剥离的。虽然分不清、离不开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便得出经学和训诂学是一回事的结论。

只要认真加以分析，就会发现经学与训诂学解释经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经学家解经着眼于文本的思想内容，注重发掘所谓的“微言大义”，以阐释某种政治观点或哲学思想为目的。他可以从文本的原义出发，借题发挥；也可以弃文本的原义于不顾，任意引申，甚至可以曲解原义，“歪批三国”。经学家并不是为解经而解经，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借经典的权威来宣传自己的、或自己赞同的某种思想或观点。而训诂学家基本上是为解经而解经的，他们主张严格从文本的原义出发，侧重于解释文本的字义、词义，疏通文义，着力阐明文本的语义内容。尽管训诂学家在解释的过程中难免也会夹杂进某种主观的成分，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帮助读者扫清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由此看来，把训诂学与经学等同起来是不妥的。

经学和训诂学尽管同源共生、相伴而行，但在历史上二者的地位始终是不平等的。训诂学长期处于经学附庸的地位，被视为治经的阶梯和手段，是为治经、通经服务的。这种从属地位使得训诂学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造成训诂学这种附庸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训诂学为了谋求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寄政治之篱下，依附于政治；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文本的任何解释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所谓本义只是相对而言的。千百年来在儒家正统思想强有力的影响和钳制下，训诂学的语义训释必然要受其左右，不可能成为一门纯而又纯的语义解释学。尽管如此，训诂学毕竟不同于经学，把二者区别开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训诂学与小学

作为学科名称的“小学”是指古代的语言文字之学。但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小学”当属于语文学（philology）的范畴，它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linguistics）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一般认为语言学作为一门真正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小学”原本是指八至十四岁的儿童读书的初级学校。《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北周卢辩注：“《白虎通》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汉崔寔《四民月令》：“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此处的“篇章”指《苍颉篇》一类的识字课本。因小学要教授儿童识字，故有关文字的学问也被称为小学。“小学”指称文字之学始于汉代。西汉年间出现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首次把周秦以来的《苍颉》、《史籀》一类的识字课本单独列为“小学”一类。《汉书·艺文志》的“小学”类，本于《七略》。此时的“小学”基本上是文字之学。后来，“小学”的内容又进一步扩大。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中，《尔雅》、《说文》、《释名》等书也被列入了小学一类。至此，“小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及其基本内容大体确定了下来。将小学明确划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门类，始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云：

> 文字之学（指小学）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横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指文字）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

宋人的这种三分法，奠定了小学内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鼎足而立的基本格局。从此，训诂学被视为是与文字学、音韵学并列的一门学科。直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沿袭宋人的这一分类法。

传统的看法是，文字学是字形之学，音韵学是字音之学，训诂学是字义之学。它们分别以汉字的形、音、义作为各自的研究对象。其实，这种划分并不科学，因为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并不处在同一学科平面上。首先，就研究对象来看，文字学和音韵学分别以文字、语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都明确而且单纯，它们理所当然属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范畴。但训诂学并不是以字义本身、而是以文本词句意义的解释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非单一性的特点，故训诂学不属于纯粹的语言文字学。其次，从这三门学科产生的历史顺序来看，训诂学是最先产生的学科，其历史要比文字学、音韵学长得多；而文字学和音韵学都是在训诂学的母体中逐渐孕育而成后，从训诂学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的。若“论资排辈”的话，训诂学是“长辈”；而文字学、音韵学是“晚辈”。

总之，训诂学不属于“小学”的范畴，它并不是与文字学、音韵学并列的一个学科。

三、训诂学与词义学

自宋人将“小学”划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门类之后，受宋人这种“三分法”的影响，训诂学在很多人的眼里成了词义学的代名词。“训诂学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训诂学界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训诂学是否可以等同于、或约等于词义学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然而，从古至今有那么多人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又是事出有因的。因为训诂学与词义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的深刻关系。黄侃指出：“训诂之事在于明字义、词义。”①训诂学是以词义解释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而词义学是以词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两者的研究对象在某些方面存在交叉点。此外，训诂学和

①《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 19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词义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共同点。训诂学的实践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词义学提供了产生的温床、创造了发展的条件。词义学往往从训诂资料中寻找研究线索、问题，发现研究的切入点。可以说没有训诂学，也就没有词义学，古汉语词义学直接脱胎于训诂学。而训诂学也得借助词义学的理论、术语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

以上种种就使得训诂学与词义学具有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训诂学与词义学区分开来就是完全不可能或不必要的。训诂学和词义学是性质不同的两门学科，训诂学属于边缘学科；而词义学属于纯语言学学科。词义学是语言学科中的一门关于词义内部规律性认识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义理论科学。“它以词义为自己的惟一研究对象，探讨属于语言学范畴的稳定的词义所具有的基本成分和构成方式，探讨词义系统的基本属性、类聚组合、结构层次和演变规律。”它的目的在于使人们对汉语整个词义系统的面貌有一个全面的、理性的认识。[①]训诂学则是一门侧重于词义解释的解释学，它并不是以词义本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里不妨借用《庄子·外物》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如果把词比作“筌”、“蹄”和“言”的话，训诂学所以关注它们，只是要通过它们来获得“鱼”、“兔”、“意”。词义在训诂学那里，只是获取文本语义的一种手段。训诂学考虑的是怎样理解词语的确切意义，并将其明白无误地阐释出来，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的语义内容。可以说训诂学是为理解和解释文本的语义而存在的一门学问。假如按本体论的方式提问，词义学的问题是“词义是什么？”而训诂学的问题是“词义解释是什么？”

此外，训诂学和词义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词义学只研究词义，而训诂学不仅研究词义，还要研究句义和篇章义，也就是说，后者的研究对象要比前者广泛得多。

当词义学从训诂学的母体中孕育成熟之后，仍与训诂学长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的关系，人们也没有为它单独命名，而是沿用训诂学的名称来指称它。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将训诂学与词义学混为一

[①]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第476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历史上研究词义解释的学问和研究词义的学问虽然都被冠以训诂学，但前者是训诂学的原生形态，而后者是训诂学的次生形态，两者的学科性质是不同的。传统“小学”里与文字学、音韵学并列的所谓训诂学，其实是训诂学的次生形态——词义学。在科学史上，一种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分化，越是古老的学科就越是如此。有了明确对象的知识就会逐渐分化出去，这便是各种学科的形成过程。鉴于词义学早已从训诂学中分化了出去这一事实，又因当今语言学科中已经存在词义学一门，那么将寄寓在训诂学名下的古汉语词义学划归到词义学的门下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把训诂学与词义学明确区分开来，这对训诂学的学科建设，乃至未来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四、训诂学与解释学

解释学又称释义学、阐释学、诠释学等。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学是一种正确地理解别人的话、特别是文字的艺术。[①]解释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②]解释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极为深厚的传统。

中国古代的解释学基本上是对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古籍的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它主要是由训诂学和经学两大块构成的。训诂学和经学在古代解释学史上常常是连为一体的。训诂学和经学的分化是由古代解释学内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斗争，以及字词派和义理派的矛盾导致的。古文经学家和字词派强调以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古代版本作为文本解释的依据，其解释原则是“我注六经”，即以“复制”文本的原义为宗旨，以准确无误地、原封不动地阐述作者的原义为解释的理想目标，把对文本的语言文字的解释看作是最基本的解释活动。注重考据，要求“无一字无出处”，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治学规则和释义方法。章太炎将其特点概括为：“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③]

[①] 见郑涌《批判哲学与解释哲学》，第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②] 张汝信《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第1~3页（“引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今文经学家和义理派不看重文本的版本，着眼于文本的“微言大义”，重在阐释发挥文本的思想内容、政治观点。其释义活动表现出较多的创造性和主观性，“六经注我”的解释原则便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综观中国古代解释学史，这两大学派并不是绝对对立，水火不相容的，而是互为补充，彼此渗透的。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着古代解释学不断向前发展。而解释学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带动和刺激了许多相关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古文经学家和字词派“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和治学方法，为语言文字学，及校勘学、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今文经学家和义理派则为古代哲学、政治、伦理、宗教、文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方的古典解释学与中国古代解释学有许多相似之处。西方古典解释学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古希腊人对荷马和其他诗人作品的解释，及由此形成的欧洲古代学者们诠释、考证古代文献的文献学解释传统，一般称之为古文献解释学。另一种是神学家们对《圣经》的阐述，被称为神学解释学。早期的古典解释学注重解释文本的语法、词汇，力求解决在阅读理解文献时所遇到的各种语文方面的问题，并从中总结出了一套文献释义的规则和方法。这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解释学方法论。西方的古典解释学同样以追求文本的原义为理想的目标。

由于中国古籍种类（经、史、子、集）及版本的丰富多样性，中国古代的解释学较之西方的古典解释学具有更为深广的实践空间。而中西方文化背景及语言文字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异，又使得中国古代的解释学更具求实性和保守性；西方的解释学更具思辩性和开放性。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西方的古典解释学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被誉为“解释学的康德”的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1768~1834）把解释学提高到了哲学的层面，提出了所谓“阐释的科学”。他不仅系统地总结了传统的解释方法，还补充了心理学的解释方法。至此，西方的解释学已把研究的重心由被解释的文本转移到了理解和解释本身，试图去分析理解、解释的过程，探索其可能性与限度，从而使解释学由一种文献解释的技艺发展为一种方法论，并具有了一定的认识论上的意义。19 世纪中叶，西方的古典解释学又被推进到了一个更为完善的阶段。被尊为“解释学之父”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1833~1911），极大地拓展了解释学研究的

领域，并把解释学引入了历史学和哲学，使解释学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进入当代，西方的解释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语言哲学、文化哲学及文学批评理论出现的。它以研究意义把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内容及最新研究成果统一起来，体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的趋势。它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和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它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天地。”①

训诂学是古代书面语的语义解释之学，可归入解释学的范畴。训诂学是解释学的一个下位学科，或曰分支学科。当今解释学已拥有多种下位学科，这些学科是解释学在不同领域中的变体，或者说是解释学的不同表现形态。考虑到训诂学的固有特点及其历史传承性，注意到历史上原本与训诂学搅在一口锅里的文学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历史解释学等如今都已自成一家，各具特色，我们认为训诂学应定性为语义解释学。

五、当今有关训诂学的几种主要观点

应该怎样给训诂学下定义，这不仅关系着训诂学在学科系统中的定位，关系着对训诂学自身学科价值的估价，而且也关系着训诂学在当今、乃至未来的发展。近年来训诂学的专著层出不穷，有关训诂学的定义也林林总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训诂学即语义学（或词义学）

《辞海》（修订本）“训诂学”条：“我国传统的研究词义的学科。偏重于研究古代的词义，特别是以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持上述观点的有王力、陆宗达、王宁等学者。王力在其《新训诂学》中说：“我们所谓语义学（sementics）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②陆宗达和王宁先生认为训诂学的“对象：古代文献语言（即古代书面汉语）的词义；材料：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任务：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正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

⑴ 张汝信《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第3页，辽宁出版社，1986年。

⑵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第315页，中华书局，1980年。

词义。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如果把它的研究对象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可见，训诂学就是历史语义学，也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①

（二）训诂学即解释学

近代训诂大师黄侃认为：“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②张世禄指出：“训诂学，通常大都以为是字义方面的研究，往往拿它来作字义学的别名，以与音韵之学、形体之学对称。实在依据中国训诂学的性质来看，与其说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③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大辞典》（1985）把训诂学界定为“研究语言解释语言，文字解释文字的理论、方式、次序、条理、术语的学科。”洪诚在其《训诂学》一书中提出：“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 ④

（三）训诂学是解释学与语义学的综合学科

或许是觉得无论把训诂学界定为语义学还是解释学都有其片面性，于是出现了将二者合而为一的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汉语训诂学”条：“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科。”（167页）周大璞主编的高等院校训诂学教材《训诂学初稿》将训诂学定义为：“训诂学就是以词义解释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它通过训诂实践的总结和现存训诂资料的分析归纳，研究训诂的理论和常用的体式、方法、条例，揭示语义系统，推求词语根源，探索语义发展的内部规律，用以指导训诂的实践。”⑤

（四）训诂学即注释学

韩格平在《训诂学能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一文中提出：“训诂学应该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它的“基本性质，是研究中国古籍（特指汉文古籍）的一般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它的基本内容，是探索注释古籍的各个环节（包括解题、标点、正字、释词、解句、提示段旨、

①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②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 《训诂学与文法学》，载《学术》1940年，第3辑。
④ 洪诚《训诂学》，第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⑤ 周大璞《训诂学初稿》,第2~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

今译等等）的规律与方法……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史、哲、农、医等各个专业的古籍以及历代训诂专著。”①冯浩菲的《中国训诂学》认为：“训诂，就是注释的意思。因此训诂学也可以叫做注释学。”“训诂学就是具有综合性质的注释学。”②

上述各家观点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观点为学术界所公认。这说明训诂学的定义，即什么是训诂学，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可以设想，随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会使训诂学的定义更加合理化、科学化，从而推动训诂学这门学科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六、训诂学是一门有待厘定和重构的学科

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所以难以界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训诂学在历史上属于一门尚未分化的学科，或正在分化中的学科。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十分庞杂，几乎包罗万象，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按照一般的说法，训诂内容包括：解释词义，分析句读，注明字音，校勘文本的讹误，说明语法和修辞手段，讲明典章制度、文化习俗，分析篇章结构及表达方式，串讲大意，阐发思想内容，点出作品的寓意，以及所有跟文本的阅读理解有关的问题。由于训诂的内容过于庞杂，使得人们对训诂学的研究对象难以作出明确的限定。加之训诂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经沧桑，枝蔓从生，其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叠置在一起，也使人们对训诂学的学科性质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上述情况是训诂学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科学的界定，歧见纷出，研究者各执一端的主要原因所在。

其次，训诂学在中国古代的学科体系中处于“源头”学科的位置上。由于训诂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一门尚未分化的学科，其学科触角曾伸向多个领域，使其有可能为古代诸多学科的萌生和发展提供土壤，创造条件。在训诂学的母体内曾经孕育了多种学科，它们中

① 载长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89年，第 5期。
② 冯浩菲《中国训诂

的大多数最终从训诂学中分化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只有个别学科虽然已自成体系，仍长期寄寓在训诂学的门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训诂学的发展过程，就是训诂学内部的分化过程，也是诸多学科的形成过程。那些有了明确性质、对象的学科都先后从训诂学中逐渐分离了出去（例如，语音学、语义学、文字学、语法学等等），人们把剩下的部分仍叫作训诂学。尽管如此，训诂学的性质、对象依然不明确。所以到目前为止有关训诂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一直是训诂学界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有人认为训诂学的对象是多元的、非单一的，因为训诂学在历史上的表现形态就是如此。但这毕竟是训诂学的一种前科学状态。今天看来，训诂学的非单一性只能表明训诂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具有边际性的品格，而不能由此导出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多元”的这一结论。训诂学研究对象的“泛化”，只能使训诂学失去明确的学科性质，难以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因为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

有鉴于此，训诂学当是一门有待厘定和重构的学科。任何学科要取得独立存在的资格，都必须具有明确的学科性质和特定的研究对象。训诂学不能成为一个杂货铺，五行八作的东西都囊括其中，大包大揽，什么全要，什么都管，无所不研究。显然，如果训诂学什么都是，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了。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工日趋细密，词义学、语法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等都先后自立门户，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原本就难以为训诂学所涵盖的校勘、文论也早已不再寄寓于训诂学之门下。随着训诂学内部这种分化过程的持续展开，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也日趋明朗，把训诂学跟与之相关的学科区分开来，明确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是建构训诂学的当务之急。

训诂学在明确自己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同时，还应把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作为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训诂学虽然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也具有了一定的正确认识研究对象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但是可以认为，训诂学迄今为止尚未建立起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因为在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对象、内容等方面意见分歧，还未形成共识的情况下，科学体系的建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此外，科学体系反映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的联系，这种反映不仅是正确的，

而且是完整而严密的，即系统的。一门学科，如果只有一些概念、思想、观点、方法，其主要内容是什么还弄不清楚；或者它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可是尚未形成一个完整、严密和规范的理论体系，那么，这门学科还不能说已经基本上建成。目前的训诂学便处于这样一种状况。

要明确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并为之建立起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就必须实现训诂学的现代转型与重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